



凝固的乐章与不和谐音

中西合璧的多元饮食文化

西风东渐的窗口 时尚之都的文化溯源

文化记忆与城市书写

中国电影史上被遗忘的辉煌篇章

音乐之都的前世今生

中国芭蕾舞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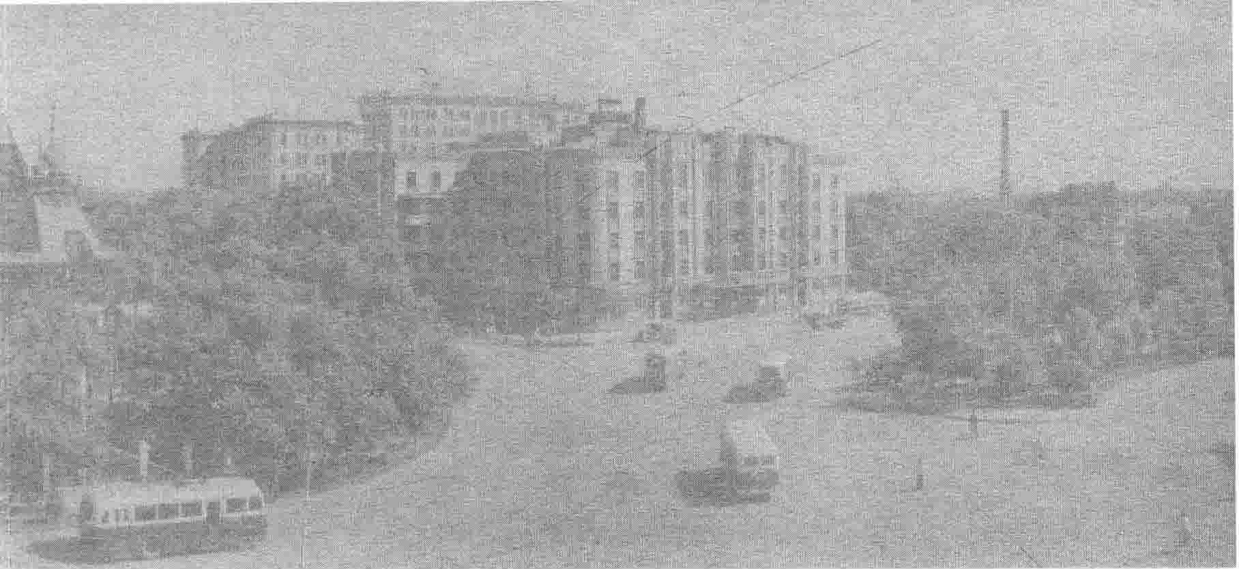
穿越时空的文化记忆

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

哈尔滨：城市记忆与文化思考

庄鸿雁◎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

哈尔滨：城市记忆与文化思考

庄鸿雁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哈尔滨：城市记忆与文化思考 / 庄鸿雁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8
ISBN 978 - 7 - 5205 - 0430 - 0

I. ①城… II. ①庄… III. ①城市文化 - 研究 - 哈尔滨 IV. ①G127.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6544 号

责任编辑：牟国煜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8.5 字数：25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

CHENGSHI WENHUA YU WENHUA CHENGSHI

序

哈尔滨应有一部文化史。哈尔滨作为新兴城市，有它的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新世纪之初，在哈尔滨生活了60年的我，曾动手写哈尔滨文化史。无奈因病，只写了《哈尔滨历史文化纪元》一章就停了下来。在这一章中，我从旧石器时代哈尔滨闫家岗遗址出土的晚期智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哈尔滨人”写起，经2000多年前的宾县索离沟文化至金源文化，凸显了哈尔滨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还对哈尔滨城名的含义以及哈尔滨历史纪元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我的观点。

关于“哈尔滨的历史纪元”问题

20世纪70年代，哈尔滨近郊闫家岗出土了晚期智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哈尔滨人”。我认为，“哈尔滨人”的命名是哈尔滨历史文化纪元的第一个节点。

关于哈尔滨地名的产生问题

哈尔滨地名首次见于典籍是清同治四年（1869年）的将军衙门档案。满文档案上的哈尔滨为哈喇滨（晒网场），因此有人认为它不是记的哈尔滨。哈喇滨是对它口语的称呼，当用汉文译成书面语时为哈尔滨，因为汉文没有颤音字，这种从口语译成书面语，应是一种常规，现

哈市一些老人仍称哈尔滨为哈喇滨。魏声和先生于1913年写的《吉林地志》载：滨江县，土名哈尔滨。

地名释义：往为松花江右滩地，江左傍近郭尔罗斯后旗界（今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蒙人以此地草甸平坦，遥望如哈喇，蒙语因称为哈喇宾。汉语讹传，又易喇为尔（土音喇、讷、尔、勒等字，俱无大区别）。设治此地临江，且就土人惯称，故名。

沿革：金为上京会宁府西北地，元明沿革与阿城同。前清宣统元年设滨江厅同知，仅在傅家甸一隅，面积数里。嗣割双城东北境附属厅治，仍嫌偏狭，今改县。

其对“喇”与“尔”语音上作解，可为一解；而“土人之惯称”，确指“哈喇滨”之为土语，为口语。本为满文说成蒙语，当属误解，其注释承认为女真语。

关于哈尔滨城的名称问题

关于哈尔滨城名出现诸多争论，先有满语“晒网场”、女真语“阿勒锦”之音转，后有“扁岛”“天鹅”之说，还有蒙古语“平地”诸说。我们没有能力对上述诸说进行评论，但有一点，女真文、女真语并不是满文、满语，它们各自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体系，而且更找不到蒙古族在这里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同意李述笑、孟烈先生认定的哈尔滨为满文，其文化内涵为晒网场的论点和论据。

孟烈、李述笑二位先生还认为，曾就任哈尔滨滨江关道的萨荫图和于驹兴都认为哈尔滨源自满语晒网场。1907年，由滨江关道印制的《哈尔滨一带全图》出版。道员萨荫图在图志中提出：“哈尔滨命名之一，一古晒网之乡也。”此乃官方首次明确解释哈尔滨为满语“晒网场”之意。

萨荫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幼年就读于同文馆，20岁即入总理国事务衙门任翻译官，因在两次大考中成绩优异，推升为员外郎，加四品

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出任滨江关道之第二任道台，至年底奉旨出使外国，后来曾在外交、军警等界出任官职。此人阅历不凡，曾两度朝见皇帝。

于驹兴，字振甫，安徽寿县人，原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幕僚。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滨江关道改称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他被任命为道台。民国时期曾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并于1924年至1928年代理黑龙江省省长。

萨荫图在哈尔滨任职时，滨江关道曾印制一幅《哈尔滨一带全图》。道台大人亲自撰文曰：“谨按哈尔滨命名之义，一古昔晒网之乡也。人烟稀少，榛莽荒秽。自边禁大开，交通便利，始商贾云集焉。近年以来，其屋宇之嵯峨，车马之驰逐，日盛一日，气象万千。游其地者抚今思昔，感慨系之。惟考其形胜，迄今善本，爰创斯图，以供众览。沧海桑田，于此可见。”最后落款是“蒙古萨荫图志于滨江道署”。请注意，开头的“谨按”二字，其全部含义为：经过慎重的考察研究之后，所下的结论。

在萨荫图离哈三年后，于驹兴接任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他就职后曾接受一次日本记者的采访。该记者写了一篇名为《哈尔滨之地名》，附录于1910年出版之《哈尔滨便览》。文中写道：“我对哈尔滨地名之义及产生缘由，曾做过一些考究，但至今仍存疑惑。最近与西北路兵备道道台于驹兴做过半日闲聊，试图了解一些情况。谈话中涉及地名问题。于道台所言非常浅显易懂，受益良多。他说：‘哈尔滨依满语而言是打鱼网，即渔网之意。’”

清末满语仍属应用语言。两位道台均为饱学之士，在清王朝居官多年，其上司下属及同僚满人很多，而且其治下尚有无数满族民众，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们怎敢妄自胡说、信口开河？

物证只有一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哈尔滨一带全图》。该图为滨江关道印制，所附图志应该是对哈尔滨词义最早的官方解释。须知，在滨江关道设治之前，哈尔滨只有乡约地保，没有带顶子的官员。如果

说到旁证，1898年俄国著名采矿工程师阿尔汉特在《1896年吉林下航记录》一书中就依据当时当地的调查，认为哈尔滨一词乃满语“晾晒地”；1922年哈尔滨东陲商报馆刊行的《哈尔滨指南》一书也认为“哈尔滨三字，系满语译成汉文，即打鱼泡之含义，或译为晒渔网三字”。1929年出版的《滨江尘嚣录》亦沿此说。1933年日本人编撰的《大哈尔滨案内》，将《哈尔滨指南》中的“打鱼泡”“晒渔网”解作“晒网场”等等。

孟烈、李述笑先生的上述观点，有文献史料为证，有地方官员为证，应是哈尔滨地名文化的铁证。

关于哈尔滨城市新纪元问题

关于哈尔滨城市新纪元问题，在学界有争论，其中最强力的一种观点是以金上京为新纪元的起点。还有观点认为，考古发现的距今2000多年的宾县索离王国将哈尔滨的历史纪元提前了2000多年。我认为，考古学、文献学均可证明两三千年前的索离国远较金上京更具有历史文化纪元的意义。但是，900年前的金上京、2000多年前的索离国均属于哈尔滨文化圈的内容，均属于哈尔滨文化史范畴的内容，而不能认为是哈尔滨市纪元的对象。时空悬隔，内涵各异，名实不符。金上京即阿勒锦所在地，是金上京的纪元，不应是哈尔滨的新纪元。这个问题应由学界与政界充分论证方可。

哈尔滨地名文化一产生，就在国内国际引起极大关注。19世纪后，一些重大事件均发生在哈尔滨，最大的事件是建设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的建设是中国和沙俄共同决定的，但它的缘起却是沙俄占领了我东北黑龙江左岸广大地区之后，进一步扩张其野心的结果。从1856年开始，沙俄帝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强行鲸吞了我黑龙江左岸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领土。对此，恩格斯从国际格局变化的战略高度进行

了分析与批判（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恩选集第2卷第148—151页）。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沙俄、法国与清政府在法国巴黎签订合同，成立华俄道胜银行。此为近代唯一中国与外资合办的金融机构。1897年，清朝绘制《黑龙江舆地图》，是年，中东铁路开工。

正是在这种强力之下，被动地使哈尔滨（后来还有黑龙江省）结束了封建统治，快步进入世界体系，使哈尔滨逐渐成为带有殖民色彩的国际大都市。这是西方列强没有想到的。铁路建设成为地理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它推动着历史、社会向前发展，这不论是在东北、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中东铁路建设，强力地被动地推动哈尔滨进入世界体系，这是哈尔滨历史文化纪元的第二个节点。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哈尔滨极具战略意义的文化地理位置，吸引国际力量强行介入，为哈尔滨的繁荣发展准备了条件，也给哈尔滨人民发挥创造力奠定了基础。1905年10月，清政府在哈尔滨添设滨江关道，设道员一员，正四品。滨江关道“专办吉江两省交涉，稽征关税”，并统辖依兰一带地方，隶属吉林将军。是日为哈尔滨设治之始。清政府认识到哈尔滨市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决定设立滨江关道，将之纳入清朝政治体系之中，权力由小到大，最后委以军政大权；黑龙江曾设呼伦、瑷琿道，而在一个新兴城市设关道，极大地提高了哈尔滨的高度战略价值和战略地位。

哈尔滨文化研究尚存诸多问题。存在争论是好事，哈尔滨各界均应关心这些事。

我虽然曾开始写《哈尔滨文化史》，但因心脏病突发而作罢。今天看到我的学生庄鸿雁的新作《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颇感欣慰。庄鸿雁对哈尔滨现代文化史的深入研究，了却了我多年未竟的夙愿。

哈尔滨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开创新的历史文化，哈尔滨党政领导和全市人民已经做了并在继续做着艰苦的努力。

我作为在哈尔滨生活了60多载的普通学人，最后不惮烦言，希望对哈尔滨的建设有些用处：首先，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系，可否以哈尔滨为首，大力发挥大都市文化优势，合力打造大都市文化链。加强合作，在经济上、文化上、地域上，各自发挥特长，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区域共同体。其次，建立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从东北亚丝路、亚洲—北美洲文化带，扩大亚洲与非洲、欧洲的联系与交往，共同建立全球化的经济文化共同体。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大思维、大视野、大创新，这或许不是序言，只是对《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的一个小小补充吧。

张碧波

2018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关于哈尔滨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	1
第二节 中东铁路的双重性与哈尔滨城市文化特征	3
第三节 哈尔滨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文化特征	12
第四节 文化城市——新世纪城市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16
第二章 哈尔滨建筑——凝固的乐章与不和谐音	19
第一节 哈尔滨城市文脉	20
第二节 凝固的乐章与不和谐音	25
第三节 新世纪哈尔滨建筑的遗憾与惊喜	49
第三章 哈尔滨中西合璧的多元饮食文化	57
第一节 大列巴像锅盖——俄罗斯饮食文化的影响	58
第二节 喝啤酒像灌溉——中国啤酒的故乡及啤酒文化	61
第三节 西餐对哈尔滨人饮食结构的影响	67
第四节 冬天都吃大冰块——哈尔滨的冰棍	72
第四章 西风东渐的窗口——哈尔滨时尚之都的文化渊源	75
第一节 西风东渐，俄侨服饰对哈尔滨人服饰的影响	76
第二节 哈尔滨服饰文化对全国的影响	85
第五章 哈尔滨汽车文明与早期市内公共交通	92
第一节 独冠华北的方石马路	92
第二节 领先全国的发达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	94
第三节 哈尔滨薪资水平与出行消费	109

第六章 文化记忆与城市书写	114
第一节 1920—1930 年代：文学中的哈尔滨	114
第二节 1920 年代，哈尔滨都市文学在城市文化中孕育	131
第三节 1930 年代的爵青，哈尔滨都市文学的一道风景	136
第四节 1990 年代，哈尔滨作家为城市精神立传	139
第七章 哈尔滨电影——中国电影史上被遗落的辉煌篇章	142
第一节 中国第一家专业影院在哈尔滨诞生	143
第二节 和平电影院（奥连特电影院）——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 院	149
第三节 哈尔滨早期成熟的电影市场与电影文化	155
第四节 哈尔滨老影院现状	162
第八章 哈尔滨——音乐之都的前世今生	165
第一节 “哈响”——中国及远东第一支交响乐团	167
第二节 哈尔滨——中国歌剧的发源地之一	170
第三节 哈尔滨早期音乐教育及其对全国的影响	172
第四节 传承与超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182
第九章 哈尔滨——中国芭蕾舞的摇篮	198
第一节 芭蕾艺术最早从俄罗斯传入哈尔滨	199
第二节 哈尔滨——中国芭蕾艺术人才的摇篮	200
第十章 哈尔滨与中国现代体育之滥觞	207
第一节 俄侨体育娱乐和哈尔滨近代体育活动	208
第二节 俄侨体育对哈尔滨城市体育文化的影响	214
第三节 哈尔滨早期体育文化的特点及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223
第十一章 穿越时空的文化记忆——哈尔滨外侨访谈录	227
第一节 哈尔滨，俄侨永远怀恋的理想城市	227
第二节 原居哈尔滨犹太人访谈系列	259
后 记	27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关于哈尔滨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

土耳其诗人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这就是人类对自己的母亲和故乡的记忆。

“记忆作为名词，是保留在脑海里的关于过去的事物的印象；作为动词，则是追思、怀念、记住某人与某事……将记忆从名词转化为动词时，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①

对一个城市而言，历史城区是城市记忆保持最完整、最丰富的地区，它不仅是一个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最好见证，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它既体现着传统文化价值，也构成今天人们生活的重要背景。一个城市最真实、最宝贵的文化就存在于历史城区内人们的习俗、情感和生活方式中，存在于市井社会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生命体系，她既是文化的“根”，又是情感的“魂”，因此，历史城区承载着这个城市人的家乡情结，使他们有了对所在城市的认知感和认同感。历史城区中的历史街道、建筑和院落等便是人们所有情感依托的重要载体。

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与国内其他城市不同，它是在外来文

^①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化的强势介入下开始了它城市化进程的，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建筑风格以及街道命名等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俄罗斯以及欧洲文化的影响。虽然它的开埠和建设之初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色彩，但它特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文化的浪漫气息，却是中国其他内地城市所没有的。作为承载哈尔滨城市历史记忆的南岗、道里、道外、香坊四大历史城区，历经 120 年历史变迁，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大规模拆迁，使保存哈尔滨城市记忆的历史街区的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 21 世纪后，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哈尔滨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和街区得以保存下来，而记录、保存和梳理哈尔滨的城市文化记忆显得同样重要。

有学者认为，不是只有通过城市的经济研究，才能揭示城市的发展规律的东西，文学想象和文化记忆，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城市。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①。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不管是完整的，还是碎片的，不管是经济学家的数字，还是历史学家的实录，抑或是文学家带有想象的描述，都同样值得尊重。

现实世界的都市哈尔滨，关于它的文化记忆，因之仅百余年的历史和“外力”作用下的现代城市化的演进，它离我们更近，也更加色彩斑斓：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冰雪之城、音乐之城、啤酒之城……因而，在它城市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矛盾，当外侨所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内地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哈尔滨土著文化等碰撞与交融时，也并非一开始就浑然一体，因此，它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才更具魅力。南岗、道里的外国侨民与道外的城市平民并不拥有共同的城市记忆，正如哈尔滨老谚语“南岗是天堂，道里是人间，道外是地狱”所描述的那样，同一座城市，因记忆群体的不同，更因个体的差异——新旧、贫富、高低、雅俗同时存在，相互制约，因此，关

^①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 页。

于哈尔滨的诸多城市记忆如多重变奏，并在变奏中形成中西合璧、多元文化融合的开放与包容的城市主旋律。这种多元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开放与包容，经几代人的传承，已融入哈尔滨人的血脉之中，融入哈尔滨文化的肌理之中，融入哈尔滨人的生活细节之中，它已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和哈尔滨人的文化认同。

第二节 中东铁路的双重性与哈尔滨城市文化特征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现代以来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历史学家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显示社会生活进步与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过程”^①。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一种渐变的人文地理现象，是一种乡村聚落现象向城市聚落现象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人口的集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土地利用方式、人文景观、基础设施等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换。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现代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又是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无论是城市现代化还是现代城市化，其根本就是使之具有现代内涵和现代烙印。

“现代城市发展的两大主题：一是现代的城市化运动；一是城市的现代化运动。前者是突出现代城市在‘量’方面的发展，后者则反映现代社会在‘外力’的刺激下迅速崛起，即为现代的城市化运动；而原来就有的传统城市，到了现代社会对其进行改造，使之具备了现代功能，便可称为城市的现代化运动。”^②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枢纽，从一个散居自然的村落在20世纪初迅速崛起，无疑是在外力作用下，现代城市化运动的结果。

^① 隗瀛涛：《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② 石方：《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哈尔滨区域在历史上作为金源之地和上京会宁府所在地，曾一度繁荣，进入21世纪后，上京会宁府所在地阿城划归哈尔滨所辖行政区，有学者提出哈尔滨建城史可上溯800年。对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800年历史不是连续性的，也不具备由传统的城镇向现代城市转化的条件。众所周知，1151年，金海陵王迁都，上京会宁府及其地区的女真人大部南迁，同时连同其宫殿宅第等随之夷为平地，灰飞烟灭，发展在此中断。尽管元明两代亦在上京故地和呼兰河域设镇管辖，然而至清人入关，将这一地区作为龙兴之地加以封禁，哈尔滨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社会经济发展迟滞乃至倒退，甚至难与相邻的呼兰、双城等城镇相提并论。哈尔滨“从人口与工商业的发展状况上比较分析，推定1895年时哈尔滨人口约2万~3万人，‘两个渡口，一个船口，两处网场，两间烧锅’，再综合其他史料的披露，有大车店、线香铺、小药店、打尖店等。而呼兰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已有旗户四千九百八十七户，民户二万零一百二十户’，若通常的中国人口推算方法以每户5人计，应有人口12万人左右”^①。石方先生认为：“哈尔滨与呼兰、双城等城镇相比，在传统社会文化氛围下其自身功能不具备，周围的人文环境亦不允许其摆脱辖治而发展成传统城镇。哈尔滨在中东铁路修筑以前只是一个传统的以分散的自然村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区系统。”^②笔者认同石方先生的观点，作为城市化的哈尔滨，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是从中东铁路的修筑开始它的城市化历史进程的。

1898年哈尔滨被确定为中东铁路中心枢纽后，当年的4月23日，沙俄中东铁路局工程师施特洛夫斯基率先遣队抵达香坊田家烧锅，并以8000两白银买下了这个地方作为中东铁路局的锚地。从此，这些怀着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殖民者开始成为哈尔滨城市最早的规划设计者。在这种外力的作用下，哈尔滨从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中走向

^① 石方：《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② 石方：《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开放，掀起了以工商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化运动。

一、人口结构快速增长

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前，哈尔滨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社区系统仅拥有三五千人口，随着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及日俄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影响，至1930年代，仅仅30年的时间，哈尔滨的人口已增至近50万人，主要包括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俄罗斯的中东铁路员工、家属以及日俄战争和十月革命后来哈尔滨寻求生存发展的俄国移民，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据统计，仅1921年俄侨人数即达到165857人^①，最多时达到20万，还有英、法、德、日、意、波兰、犹太等28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国内移民则来自关内北方诸省，其中山东、河北移民占多数。据1934年伪满洲国对哈尔滨特别市户口调查，哈尔滨的中国人口总数为420383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1.8%，其余为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人口^②。这些脱离了原有社会关系和宗族束缚的关内移民来到这座新兴城市，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为移民创造了更加自由的生存空间。仅仅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些移民便快速完成自我心理调适，重新组合成新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系统，并逐渐形成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完成了从安土重迁的乡民向新兴市民和都市人的转化和跨越。

二、花园城市——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

1898年哈尔滨被确立为中东铁路枢纽后，中东铁路规划工程师最初的规划设计是按俄国首都莫斯科的模式进行的。依据哈尔滨北临松花江、南靠马家沟的地势环境，进行了沿江和沿岗的规划设计，并利用滨洲、滨绥、哈大三条穿越城市的铁道线进行区域分隔，滨洲铁路线里为道里，线外为道外。随后，在全市最高点的秦家岗（今南岗）中心广场，开始兴建一座东正教尼古拉中央大教堂（俗称喇嘛台），并以此为

^① 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② 石方：《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